

安尼尔的鬼魂

[加拿大] 迈克尔·翁达杰 著 陶立夏 译

ANIL'S GHOST

MICHAEL ONDAATJE

人民文学出版社

ANIL'S GHOST
MICHAEL ONDAATJE

安尼尔的鬼魂

[加拿大]迈克尔·翁达杰 著 陶立夏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2015-8710 号

Anil's Ghost

MICHAEL ONDAATJE

Copyright © 2000 by Michael Ondaatje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Trident Media Group, LLC,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

2016 SHANGHAI 99 CULTURE CONSULTING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安尼尔的鬼魂/(加)翁达杰著;陶立夏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6

ISBN 978-7-02-011408-5

I. ①安… II. ①翁… ②陶… III. ①长篇小说-加拿大-现代 IV. ①I71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32776 号

责任编辑:卜艳冰 彭 伦 索马里

封面设计:区 杨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制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150 千字

开 本 890 毫米×1240 毫米 1/32

印 张 9

版 次 2016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1408-5

定 价 45.00 元

A N I L ' S G H O S T

本书是翁达杰唯一一本以斯里兰卡内乱为背景的小说。一个数百年来浸淫于温和的佛教传统的国家，一夜之间因残酷的内战和种族主义，被血腥的宗派势力瓜分、屠戮。

受国际人权组织委托的法医学专家安尼尔回到故土斯里兰卡，试图调查在内战的骚乱中无辜平民的伤亡状况。一具被故意转移到自然保护区的骸骨“水手”成为她揭开残暴战争真相的契机。

在与政府指派的考古学家塞拉斯一同探究“水手”的身份和死因的过程中，除了战争那无处不在的阴影和血迹，她也逐渐接触到战争在每个人的生活中撕裂的伤口。

安尼尔必须背负自己、塞拉斯、塞拉斯的弟弟迦米尼、为佛像点睛的安南达深藏的秘密与悲恸。

翁达杰怀揣着对故土悲剧的隐秘悲痛，花费多年进行历史资料收集，甚至涉猎了书中相关的考古、法医学的研究，让小说叙事达到精湛的完美和准确。作家延续了他的诗意风格和片断式叙事结构，在对主人公的记忆和命运的层层揭露中，寄托了对故土失序的正义和荒芜心灵图景的哀伤与慰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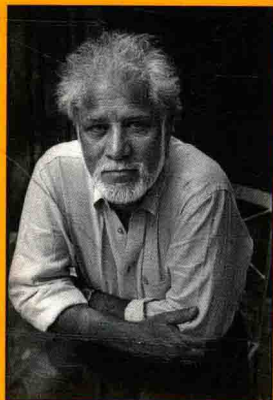


Photo © Jeff Noltie

迈克尔·翁达杰，加拿大小说家、诗人。他一九四三年出生于斯里兰卡科伦坡，十一岁时随母亲移居英国，十九岁移居加拿大，加入加拿大国籍。先后毕业于多伦多大学和皇后大学，曾长期在约克大学教授英语文学。

自一九六二年出版第一部诗集以来，迈克尔·翁达杰已经出版六部长篇小说、童年回忆录《世代相传》、多部诗集、剧本、文学评论集。他也积极参与加拿大独立出版社马车房出版社的诗歌编辑工作。他于一九九二年出版的小说《英国病人》荣获布克奖，后被改编成同名电影。二〇〇〇年出版的小说《安尼尔的鬼魂》获加拿大吉勒奖、加拿大总督文学奖、法国美第奇奖、《爱尔兰时报》国际小说奖。二〇〇七年出版的小说《遥望》又获加拿大总督文学奖。

迈克尔·翁达杰和同为作家的妻子琳达·斯伯丁住在多伦多。

译者简介：

陶立夏，作家、翻译、摄影师。已出版《分开旅行》《练习一个人》《岛屿来信》，译著《夜航西飞》《一切破碎，一切成灰》等。

作者题记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至九十年代初，斯里兰卡陷入动乱，动乱主要涉及三大阵营：政府，南方的反政府叛军以及北方的分裂派武装。叛乱分子与分裂武装同时向政府宣战。最终，作为回应，合法与非法的政府军队被派遣至全国各地，剿灭叛乱分子与分裂派武装。

《安尼尔的鬼魂》是发生在这一政治局势以及历史时期的虚构作品。小说中的人物和灾难事件都属虚构，但确实存在与书中机构类似的组织，类似的事件也曾上演。

今日，斯里兰卡的战争仍在以另一种方式上演。

M. 翁达杰

来到博卡拉只为谋生
我去往的矿井深又深
前路漆黑啊，无头苍蝇一样忍
只有当我回地面啊
才能得安稳……
保佑井道深处的脚架吧
保佑矿口的滑轮啊
保佑滑轮上的绳索啊……

——斯里兰卡矿工民谣

目录

作者题记 001

塞拉斯 003

密林里的修行者 067

兄弟 099

安南达 139

老鼠 181

心跳之间 203

命运之轮 235

在远方 263

致谢 273

无明最苦（代译后记） 276

小组于清晨五点半抵达现场，一两名家属已在等候。安尼尔和其他人工作的时候，他们会一整天都守在现场，从不离开。他们轮流替换，所以总有人驻守，仿佛是为确保证据不会再次丢失。这是场守灵，为死者，为土中这些若隐若现的轮廓。

夜间，挖掘现场会以塑料布遮盖，再用石头和铁块压牢。家属们知道科学家大概抵达的时间。他们会移开塑料布，靠近埋在土中的骨骸，直到听见远处传来汽车行驶的声音。某个清晨，安尼尔在土中发现裸足的印记。另一天，则是枚花瓣。

他们会为鉴证小组煮茶。在危地马拉骇人的炎热时刻，他们还会举起披巾或香蕉叶制造阴凉。

他们总是有那种恐惧，双重的恐惧：既害怕坑里就是他们儿子的骸骨，又怕不是——那意味着他们还将继续搜寻。如果清楚知晓尸体是个陌生人，那么，经过数周的等待之后，这家人会起身离去。他们将前往西面高地上的其他挖掘现场。他们音信全无的儿子可能葬身任何地方。

一天午休时分，安尼尔和其他小组成员去附近的河里消暑。回来时他们看见一个女人坐在墓穴之中。她席地而坐，双肘放在大腿上，盘起的双腿仿佛端正的祈祷姿势，她正垂眸看着两具遗骸。一年前发生在该地区的劫持事件中，她同时失去了丈夫和弟弟。此刻的他俩，像在午后肩并肩共眠于同一张草席之上。她曾是他们之间的温柔牵绊，是她将这两人维系在一起。他们会自田间归返，走进小屋，吃过她做的午饭然后

睡一小时。每天下午她都是这段时光的一部分。

即便只是对她自己，安尼尔也想不出有什么词汇可以形容这个女人的面容。但那副肩膀的姿态中因爱而生的悲恸她将无法忘怀，今时今日依旧铭记。听到他们靠近的声音，女人站起身来退后几步，留给他们工作的空间。

塞拉斯

她在三月初抵达，飞机在黎明前降落在卡图纳耶克机场。越过印度西海岸之后，他们就一路加速，所以此刻乘客们在漆黑一片中踏上跑道。

当她走出航站楼时太阳已经升起。在西方生活时她读到过这样的句子：破晓轰响如雷，她知道自己是教室中唯一亲身体验过这种说法的人。但破晓对她来说从来不是突如其来的惊雷。会有诸多声响作为前奏：鸡鸣，车声，清晨恰到好处的雨，或是一个男人在楼里其他房间用报纸擦拭窗户时发出的咯吱声。

她出示联合国浅蓝色条纹的护照清关之后，一个年轻的政府职员随即趋近，走在她身侧。她艰难地拖着行李箱，但他没有提供任何帮助。

“离开多久了？你在这里出生的，是吧？”

“十五年了。”

“你还会说僧伽罗语吗？”

“一点点。这么说吧，科伦坡的路上我不想聊天，请你别介意：我还在倒时差。或许赶早还来得及喝杯托蒂酒。提供头部按摩的加布里埃尔发廊还开着吗？”

“在科鲁皮迪区，还开着。我认识他父亲。”

“我父亲也认识他父亲。”

他一个箱子都没有碰，却指挥别人将箱子装到车上。“托蒂酒！”他大笑一声，继续他的交谈，“十五年后浪子回头，第一件事想的就是托蒂酒。”

“我不是什么浪子。”

一小时后，他在为她租的小房子门外和她大力握手。

“明天要和迪亚瑟纳先生开会。”

“谢谢。”

“你有朋友在本地，是吧？”

“没有。”

安尼尔喜欢独处。有亲戚散落科伦坡各处，但她没有联系他们告知要回来的事。她从钱包里拿出一片安眠药，打开电扇，挑了条纱笼后爬到床上。她最怀念的东西就是电扇。十八岁那年离开斯里兰卡后，她与故土唯一的真正联系是父母每年圣诞节寄来的新纱笼（她会老老实实穿上）和有关游泳集会的新剪报。少年时代的安尼尔是个出众的游泳健将，整个家族一直紧抓这事不放：这项才能在她的余生都与她牵扯不清。在斯里兰卡家庭看来，如果你是个著名的板球手，凭借大力回旋击球或是在皇家公学与托马斯公学的对抗赛中打出著名的一局，就能轻易找个好工作。安尼尔在十六岁那年就赢得了拉维尼亚山酒店举办的两英里游泳比赛。

每年都有一百人冲入海中，游到一英里外的浮标处再折返至同一片沙滩，最快的男女选手会在体育版风光一两天。有张照片拍下了她在那个一月早晨走出波涛的瞬间，《观察者报》使用了这张照片并配上《安尼尔夺冠！》的标题，她父亲把这张报纸收藏在办公室里。照片被各路家族远亲仔细研究（澳大利亚的，马来西亚和英国的，还有那些在斯里兰卡本岛的），不是因为她的成绩，研究她现在以及将来姿色如何。她的髋骨是不是太宽了？

摄影师在照片中捕捉到了安尼尔疲惫的笑容，她正抬起右臂扯下橡胶泳帽，焦距外是一些落后的选手（她曾与他们认识）。这张黑白照片已作为标志性象征在家族中流传太久。

她将被单推到床脚，躺在昏暗的房间里，阵阵清风拂面。在这座岛屿发生的过往已不再困扰她。将年少成名的光环抛诸脑后，她又经历了十五年风雨。安尼尔读过资料和报纸，连篇累牍的悲剧，如今她已去国多年，长久得足够以疏离的目光解读斯里兰卡。但这却已是个道德上更为复杂难解的国度。街道还是那些街道。居民还是那些居民。他们购物，更换工作，大笑。和这里发生的一切相比，最黑暗的希腊悲剧都显得天真。木桩上的头颅。马特莱可可种植园里挖出的骷髅。大学时代安尼尔曾翻译过阿尔基洛科斯^①的诗句：出于战时的道义，我们留下死者遗体以获忌惮。但在这里，死者的家人连如此待遇都得不到，甚至连敌人是谁都一无所知。

① 阿尔基洛科斯（Archilochus）：公元前7世纪中叶生于帕罗斯岛，希腊抒情和讽刺诗人，主要成就包括首创了抑扬格。

第十四号窟曾是山西省诸多佛窟中最美的一座。当你走进其中，却发现它就像是巨大盐块被挪走后留下的废墟。菩萨造像——他们的二十四番轮回——被刀凿斧劈自岩壁砍下，留下殷红印记，标识着伤口所在。

“世事皆无常。”帕利帕纳告诉他们，“那只是场旧梦。艺术品遭焚毁消亡，又被历史的反讽垂青——这都不值一提。”他在第一堂课时就如此对考古系的学生们直言相告。他一直在谈论书籍与艺术，提及“意念的力量”通常是唯一的幸存者。

这是彻头彻尾的凶杀现场。身首异处。砍手断足。没有任何躯体得以留存——一九一八年日本考古学家发现这处洞穴后不出数年，所有的雕像都被盗走，菩萨像旋即被西方博物馆收购。加州的某家博物馆内藏有三尊躯干。一座头像遗落在信德平原^①某条河的岸边，朝圣之路近在咫尺。

如此荣耀往生。

① 信德平原 (Sind)：位于巴基斯坦东南部，印度洋下游。

抵达后的第二天上午，他们要求安尼尔去与金赛路医院法医系的学生们见面。这本不是她此行的目的，但她同意前往。她还没有见到迪亚瑟纳先生，那名由政府指定要与她在人权调查项目中合作的考古学家。有消息说他出门去了，回到科伦坡后就会尽快与她联系。

他们送进来的第一具尸体死亡不久，人是她抵达后才遇害的。想到事情一定是在她昨天傍晚在佩塔市集散步时发生的，她的手不禁颤抖起来。两个学生面面相觑。她一般从不将死亡时间与私人生活联系到一起，但她依旧在计算着案发时伦敦的当地时间，圣地亚哥的当地时间。时差五小时三十分。时差十三小时三十分。

“这是你解剖的第一具尸体吗？”他们中有人问道。

她摇头。“双臂的骨头都碎了。”就如此这般放在她面前。

她抬头看着这两个年轻人。他们是还未毕业的学生，年纪轻得还会受尸体的惊吓。因为这身体还有余温。身份仍然依附其上。而政治屠杀的受害者往往要很久之后才被发现。她将死者的手指一一浸泡在盛有蓝色溶液的烧杯中，以便检查割痕和擦伤。

“大约二十岁。已死亡十二小时。你们同意吗？”

“同意。”

“同意。”

他们似乎很紧张，甚至有些害怕。

“再报一下你们的名字？”